

縱橫二百萬年

小 冰



柳絮紛飛

在倫敦大英博物館裏，負責講解的葉先生知道我們從香港來，順便提醒一句：「大英博物館的部分藏品正在香港展出。」回港後我們趕快去香港文化博物館看看。大英博物館有藏品八百萬件，太多了，借一點出去展一展，都是精品。展品一百組，從人類的起源開始，年代跨越二百萬年。第一展台就糾正了我的錯誤概念，人類的起源原來是非洲而不是亞洲，人類的先祖始於兩百萬年前，後來散居到中東、歐洲、亞洲，最後至美洲。

展品顯示，五千年前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聚居了三四萬人；二千五百年前的波斯是當時的超級大國。波斯，即現在的伊朗，與伊拉克都是歷史悠久的中東國家，如果他們在天上的祖先知道那裏還在打來打去，該作何感想？如果不打，只搞建設搞發展，該是怎樣的輝煌？

展品中有達爾文航海船上的計時器；有英國皇家海軍「小獵犬號」的航海計時器；有最早的徽章，包括美國的卡特總統、肯尼迪總統、尼克松總統的選舉徽章；有一枚一五八〇年航行世界一周年的紀念章，是一位英國船長用掠奪來的白銀製造的，他在西班牙掠奪了近十噸白銀。歐洲航海家們成功地繞地球航行，當他們把世界連接起來，促成經貿發展的同時，也促成了霸權，征服異國，帶來戰爭，催生奴隸制度。展品「曼尼拉」貨幣就是例證，十六世紀，歐洲人以五十枚曼尼拉就可以換取一個奴隸。

綜合性的文物展覽，一定少不了中國文物。展品中有中國良

渚文化時期的玉琮，良渚文化的精華是培育了稻穀，解決了人類吃飯的問題；有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茶具，那時喝茶是奢侈的，是貴族的事，英國人喜愛中國茶，他們的下午茶就是由此而來。還有中國的唐三彩，見到唐三彩時我腦子閃過一念，當年英國人侵略中國，搶走唐三彩，現在又拿回中國展覽，展覽結束後又要帶走，這成什麼體統呢？此事很能牽動參觀者的思緒。

展品中的石器、玉器、金器，如若只看實物而不看年代，實在算不得精美，但是在遠古，那已算精雕細琢。二百萬年，無論變化多麼緩慢，都足以看作人類轉世，哪像時下的信息化時代，一二十年的事，感覺已經轉了幾

個世，非常老土了。最後一個展館介紹「光纖之父」高錕與光纖。高錕教授是成全信息化時代的關鍵人物，我們使用的手機，瞬間把訊息傳到世界的另一端，就是來自他的光纖通訊原理。還看見高錕在二〇〇九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獎狀，獎狀的右邊是文字，左邊是一幅畫，畫面是晨曦迷霧中的一線光，寓意非常貼切。

那天看展覽的人不少，大學生們自己去，中小學生三三兩兩相約而去，幼稚園的孩子們由家長陪着去，當中不乏內地朋友。學生們到訪博物館，關注人類進步蹤跡，預測未來發展，看見他們認真的樣子，覺得未來社會屬於他們了！

香港的科學館、太空館、文化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經常都有寶貝展出，有好聽好看的故事。博物館的故事真是很難講完，就像有人說「從前有座山，山裏有座廟，廟裏有個和尚……」，不同的是，那裏的故事都換了角色，各有精彩，不盡相同，值得經常到訪。



自由談

看過TVB電視劇的老觀眾一定會對夏萍曾經飾演的角色不陌生，儘管我知道，很多人恐怕都叫不出夏萍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看過她作品的人不在少數。這位港劇老戲骨一生拍片無數，雖不曾大紅大紫，卻與無數巨星有過合作，亦曾獲TVB萬千星輝演藝大獎（相當於終身成就獎）。

本月五日，夏萍在港離世，享年八十一歲。她雖有過兩段婚姻，跟演員前夫江一帆育有一對子女，可惜離婚後甚少與子女來往。第二任丈夫離世後，她獨居廿四年，幸得義子林家棟照顧，安享晚年，並終在親友的陪伴下與世長辭。

對於內地觀眾而言，夏萍曾是周星馳電影



畫外有音

遍走歐洲大陸，每座名城中帶有環形包廂、金碧輝煌的歌劇院都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有着訴說不盡的歷史、傳統和無可複製的經典記憶。在許多歌劇院光彩奪目的水晶枝型吊燈頂端，大都裝飾有帶有時代或民族特色的穹頂壁畫。已落成近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巴黎歌劇院（又名：加尼葉歌劇院，Palais Garnier）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有別於其他巴洛克或洛可可風格的歌劇院穹頂，巴黎歌劇院所擁有的則是藝術大師為其量身定製的「限量版」——由二十世紀白俄羅斯繪畫巨匠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親自設計並繪製的音樂主題穹頂。

今年是絢麗多彩「夏加爾穹頂」完成並揭幕五十五周年紀念。二〇一四年春節期間，為了在現場親眼目睹，我曾在沒有演出票的情況下專程前往巴黎歌劇院參觀，站在劇場內舉着長焦「大炮」拍了足足一個半小時直到胳膊抬不起來才作罷，仍覺意猶未盡。整個穹頂堪稱夏加爾畢生藝術集大成之作，幾乎囊括了所有他最具代表性的繪畫元素。為了整體遮擋勒內普弗原有的壁畫，夏加爾採用了十二塊嵌板 and 一塊安裝在畫布上的中央圓形嵌板，在上面繪製了他本人最為欣賞的十四位作曲家各自的代表作。畫面不僅反映出畫家本人童心未泯的簡約純真，且用他獨特的超現實主義絢爛色彩向畫中出現的偉大歌劇和芭蕾舞作曲家們致意，並試圖喚起觀眾對音樂家和舞者所營造出的關於夢境和潛意識的共鳴。在夏加爾的構想中，紀念碑式的藝術（Monumental Art）和音樂是相互關聯的：音樂，在傳統意義中被認為是時間的藝術，建立在回憶的基礎上並不斷創造新的形式；而出現在歌劇院穹頂畫上那些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如同刻在我們記憶中的紀念碑，餘音繞梁且永不消逝。與此同時，夏加爾明白音樂也是空間的藝術，音樂的空間是無

揮別夏萍

何 婕



▲香港老戲骨夏萍本月五日在港因病逝世 作者供圖

《九品芝麻官》中包龍星的老媽，是《古惑仔人在江湖》中靚坤的媽媽，以及《導火線》中湯尼的媽媽——她是個黃金配角。但對於熟悉粵語片的港人而言，一九三七年出生的夏萍，是TVB知名藝人，縱橫影視圈超過六十年的她憑出色演技在超過三百部作品中發光發熱，於

粵語片時代更是戲迷最愛，其出色演技、標致外貌，令她成為當時的知名花旦之一。

夏萍為香港影視圈做出的貢獻，世人有目共睹，二〇〇五年的TVB台慶晚會上，她終獲得TVB萬千星輝演藝大獎，此外，她也曾因出演《烈火戰車》，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提名。

後來，隨着年齡的增大，逐漸淡出演藝事業的夏萍遠離了大家的視線。但一生專注於拍戲的夏萍，也稱得上是難得的德藝雙馨者了，儘管此後，我們只能在過往的作品中緬懷這位老戲骨，但我相信，她為演藝事業做出的貢獻和正面影響，會一直在下一輩的藝人中傳遞下去。

再見了，夏萍姨，一路走好！

巴黎歌劇院的「夏加爾穹頂」

逸雅軒主



畫外有音

遍走歐洲大陸，每座名城中帶有環形包廂、金碧輝煌的歌劇院都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有着訴說不盡的歷史、傳統和無可複製的經典記憶。在許多歌劇院光彩奪目的水晶枝型吊燈頂端，大都裝飾有帶有時代或民族特色的穹頂壁畫。已落成近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巴黎歌劇院（又名：加尼葉歌劇院，Palais Garnier）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有別於其他巴洛克或洛可可風格的歌劇院穹頂，巴黎歌劇院所擁有的則是藝術大師為其量身定製的「限量版」——由二十世紀白俄羅斯繪畫巨匠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親自設計並繪製的音樂主題穹頂。

今年是絢麗多彩「夏加爾穹頂」完成並揭幕五十五周年紀念。二〇一四年春節期間，為了在現場親眼目睹，我曾在沒有演出票的情況下專程前往巴黎歌劇院參觀，站在劇場內舉着長焦「大炮」拍了足足一個半小時直到胳膊抬不起來才作罷，仍覺意猶未盡。整個穹頂堪稱夏加爾畢生藝術集大成之作，幾乎囊括了所有他最具代表性的繪畫元素。為了整體遮擋勒內普弗原有的壁畫，夏加爾採用了十二塊嵌板 and 一塊安裝在畫布上的中央圓形嵌板，在上面繪製了他本人最為欣賞的十四位作曲家各自的代表作。畫面不僅反映出畫家本人童心未泯的簡約純真，且用他獨特的超現實主義絢爛色彩向畫中出現的偉大歌劇和芭蕾舞作曲家們致意，並試圖喚起觀眾對音樂家和舞者所營造出的關於夢境和潛意識的共鳴。在夏加爾的構想中，紀念碑式的藝術（Monumental Art）和音樂是相互關聯的：音樂，在傳統意義中被認為是時間的藝術，建立在回憶的基礎上並不斷創造新的形式；而出現在歌劇院穹頂畫上那些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如同刻在我們記憶中的紀念碑，餘音繞梁且永不消逝。與此同時，夏加爾明白音樂也是空間的藝術，音樂的空間是無



◀馬克·夏加爾作品《巴黎歌劇院穹頂畫》

作者供圖

限的，我們的耳朵只能在傳播到無限遠的聲波中獲取我們周圍的一小部分。得益於對意大利教堂穹頂畫的瞭如指掌，他將圓形的空間界限轉變變成了一個用二百二十公斤顏料繪製的行雲流水般「色彩漩渦」，讓十四位作曲家們的代表作片段在此畫面中實現無限循環。色塊間的分界通過冷暖色的轉換雖仍然可見，邊界卻已變得模糊。夏加爾希望「這個巨大的穹頂能擁有華麗絢爛的色彩，就像有人走在一塊厚厚的地毯上」。事實上，在擁有這幅絕無僅有的巨製之後，哪怕沒有劇目正在上演，如今藝術愛好者也多了一個前來參觀歌劇院的理由。

我們必須要承認，法國人在文化領域中是富有創新精神，並敢於挑戰傳統的。當貝聿銘先生最初提出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方案時，面對九成巴黎人的反對聲和羅浮宮館長的引咎辭職，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巴黎市長希拉克力排眾議，堅定不移地力挺貝聿銘的想法，才讓玻璃金字塔如今能夠作為具有八百餘年悠久歷史的羅浮宮與現代設計完美

銜接的建築符號而存在。無獨有偶，在玻璃金字塔落成二十五年前，巴黎歌劇院的翻新工程也曾面臨相似的境況。首任法國文化部長、曾於一九六八年廢除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著名「羅馬大獎」的安德烈·馬爾羅（Georges André Malraux）在參加拉威爾（Maurice Ravel）歌劇《達芙妮與克洛伊》（Daphnis and Chloe）在巴黎歌劇院的首演時，被夏加爾所設計的舞美和戲服所深深打動，甚至在演出幕間休息便找到這位他相識三十年並始終心懷敬仰的老友提出穹頂畫的邀約。然而，在籌備過程中，馬爾羅也承受着巨大的輿論壓力，因為民眾和媒體對身為外國人的夏加爾將創作一個覆蓋起初由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勒內普弗（Jules Eugène Lenepveu）的穹頂壁畫而備受爭議。最終，馬爾羅在堅持使用夏加爾設計的同時作出妥協，將新的穹頂畫用支架吊頂懸掛，保留勒內普弗的原作，才讓今天的巴黎歌劇院擁有了夏加爾除彩繪玻璃之外最令人拍案叫絕的大型公共藝術作品。（上）

專營巴士服務三分天下

過來人



香江憶記

先前提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於擁有港島區巴士路線專營權的中華巴士公司的經營水準每況愈下，港英政府為了平息民怨，於是招標加發多一個港島區巴士專營權牌照，結果由商人徐展堂投得，並將公司命名為City Bus（城巴），當時獲批出營運的線共二十六條，涉及過百輛巴士，基於如果全訂購新車的話，最快也要一年半載之後才能付運到港，於是採取折衷辦法，從新加坡購入一批退役的雙層巴士，來港翻新後即時投入營運，除了車身採用紅黃藍三色作為公司標誌之外，還在車身貼上「NETWORK 26 新里程」的標語，以顯示城巴的新里程從二十六條路線開始。

其實，城巴在未加入專營巴士行列之前，已經是一家專門提供出租雙層巴士服務的專營巴士公司，它的服務網絡更在八十年代初期由香港擴至深圳，甚至廣州，提供定期定時班車經文錦渡口岸，行走深圳廣州與九龍新界不同地點，成為當時除了火車之外，港人和旅客北上和南下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被削去二十六條路線之後的中華巴士公司，不但沒有因此而提升服務質素，反而在經營上變得得意闌珊，當時的港英政府是在中巴的專營權於一九九八年屆滿之前，將其專營權重新公開競投，結果由新世界集團夥拍英

國第一巴士公司組成的財團投得，並將新公司命名為新世界第一巴士有限公司（簡稱新巴），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全部接手中巴經營的路線，而中巴的使命亦隨之而告終。

與城巴當年的情況一樣，新巴接手之後如果改用新車營運，就會出現青黃不接，新巴於是將中巴所有資產（包括巴士、車廠和員工）全部接手過來，然後一面營運一面訂車，所以在營運初期，港島區的巴士依然是一片中巴的米白和藍色車身色彩，只是車身上的中華巴士標誌被新巴標誌遮蓋而已。

與此同時，因應赤鱗角機場落成而需要增加額外的專利客運服務，九巴於是以前「龍運巴士」（Longwin Bus）的名義競投這一組別的巴士專營權，並且中標，隨即開辦多條行走新界區與新機場之間的巴士路線，其後路線網絡更因應需要而擴展至連接新界多區之間（將軍澳除外）。至此，連同冠忠集團旗下的新大嶼山巴士公司在內，本港共有五家專營巴士公司。

在商業社會，公司併購不足為奇，在一九九九年，英資的「捷達巴士」（Stagecoach）從徐展堂手中將城巴全面收購，以為可以藉此涉足香港專營巴士業務，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企鵝陣腳之後，偏偏碰上沙士疫潮，令業務一落千丈，於是不得不在二〇〇三年六月，將城巴業務轉售予已經擁有新巴業務的新世界集團，使新世界集團成為另一家具規模的專營巨擘，其業務範圍遍及港九新界。



人與事

中元節將至，每到這個時候，我便會想起詩人余光中的兩句詩：「中秋是人間的希望，寄在碧落。而中元，中元屬於黃泉，另度空間。」在中國的文化裏，隨着月亮的圓缺，一年中有三次重要的「圓滿」，一次是元宵節，人間的燈節；一次是中秋節，人間的團圓；還有一次是七月半的中元節，它屬於另度空間，是亡靈世界的希望。

在中華的傳統文化中，人們相信在這一天地府之門打開，已故的親人沿着水上點亮的河燈再次回到人間，食一遍人間煙火，度一次月圓之夜。據說，這是因為人們會思念離去的親人，思念當初還在的模樣，於是將月亮圓滿的喜悅分享給黃泉下的親人和那個世界，讓人間和另一度空間像月亮一樣圓滿。

中元節已經是初秋了，暑熱漸退天氣轉涼，不只樹葉開始微微泛黃，田野裏的農作物也漸漸成熟。人們將成熟的作物摘回來作為祭品，隨瓜果飯食、錢紙衣服一起上供給祖先，稱為「祭新米」。這種傳統在宋代就已非常成熟和盛行。《東京夢華錄》中記載，中元節祭祀人們習慣將竹葉鋪在供桌上，將麻和穀繫在供

漫說中元節

余 靖

桌的桌腳上，請祖先「嘗新」。

到如今，有些地區還有在舊米中撒入新米煮，循四時更替適時而食的習俗，代表稻物將熟，要與天地共同嘗鮮。中元節祭祀，歲歲年年，縱使祭品、祭式有所不同，但人們依舊會記得，如果人間富足，定不忘先祖留下的恩惠和庇佑，報告秋天的收成。

關於中元節的傳說頗多，鬼魂之說尤甚，但這往往也寄託着中華兒女對先人，對祖先的一片孝心——人們相信中元節裏，獲得供奉的魂魄，會回到供奉之家，食一回人間煙火，享受後輩們的孝心，這是逝者親人重返人世團聚的日子。傳說，有人祭祀的鬼魂，不會危害人間，擾亂人間秩序，但那些沒人祭拜的孤魂野鬼，有時為了搶食，在人間作祟。人們為了安頓地獄中無人祭祀的魂魄，常常在家祭之外，沿街、沿河設香案香火，甚至設立盛大的道場，超度不安定的亡靈。

據載在宋朝，不管是開夜市的商家，還是巡視的官兵，在中元節設食施孤當天，都要早早關門，早早回家，要空出一條路給孤魂野鬼一個吃食香火的時間。這種施孤方式稱為「中元普渡」，希望一切在苦厄中掙扎的亡靈離苦得樂。雖然這樣的習俗夾雜着些許迷信色彩，

但它所呈現的悲天憫人的善意，是普渡亡靈真正的意義。

中元節，還有放河燈的習俗。五顏六色的河燈上點着一支蠟燭，旗上寫着「慶贊中元」、「廣施孟蘭」等字樣，它們借着河水，帶着世人的善念，緩緩流向遠方。

蕭紅在《呼蘭河傳》中寫到她家鄉的中元節放河燈，哪怕是終年不出門的人，也要奔着放河燈去。也有一些地方，放河燈是為了照亮已故親人回家吃供飯的路，或者召喚沒有人供奉的孤魂野鬼，來到此處享受香火，不至於讓遊蕩的孤魂太落寞和孤單。蕭紅在書中說：「放河燈這件事情是件善舉，可見活着的人們，對着那已死的冤魂怨鬼還沒有忘記。」其實慶贊中元，不管是以哪種方式進行，真摯的心願是共通的：如果人間富足，不忘先祖留下的恩惠和庇佑，如果孤魂野鬼有苦，便以一顆良善之心，祝福另一個空間的「人」，得心所願，得以安度。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裏，對於「鬼魂」更多的還是「忌諱」，而人心良善，又是這個神秘的節日裏最溫情的一面。七月半，月亮圓滿，願人們的心也像滿月的月光一樣，充滿了愛和光明，然後帶着這份愛給逝去的故人也送上一份心意。